

羣 崇 繆



集 墟 廢



七 之 書 叢 季 文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MG
1266
260

文季叢書之七

廢墟集

鍾崇華



文生生活出版社



3 1774 9327 1

825
746

目 錄

江戸帖.....	一
藥.....	三七
從旅到旅.....	四二
站.....	四四
北南西東.....	四七
茶館.....	五七
談狐.....	六四
談塌塌.....	六六
談鼠.....	六九
跣足的人.....	七三

春天的消逝	七七
這里的家	八〇
夢海	八四
紅茶	八七
鳳子進城	九〇
寶貝	九五
嬰	九九
廢墟上	一〇一
旅黔初記	一〇三

江戶帖

題簽

如今的東京，就是曠昔的江戶，曠昔江戶的一切，都早已裝進了史的卷帙。東京，在我腦中印記着的東京，現在也只剩了一些模糊的矇矓的輪廓，斑斑塊塊，正如行將殘散下去的古帖了。歲月易得，閑人總是無聊，現在權以墨水，當作膠餹，一片一片地把它裱在這裏，並不想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祇是留着自己展翫而已。如果這部帖要一個題簽，那麼我只寫：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底下的句子，誰還記得，就請誰給它填上。

不過在琳琅滿目的市場上，我須聲明這是一部「劣貨」。



(南)

雨

整天價在泥濘的路上印迹；在傘蓋底下蹣跚，並不覺得天地是陰霾而哀愁的。

到處是濛濛的，青藍的，它籠罩着人們的足跡，我的靈魂的纖維和它是混同着織在一起。秋天的祭鼓，在晚間，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過來緊一陣，疎一陣，清一陣，隱一陣的瑟瑟——

瑟瑟——瑟瑟——瑟瑟的聲音。

在夜更靜的時刻，偶爾聽見巷間行人的木屐和道上石子兒碰觸的聲音，那是非常嘹亮而清脆的。並且，他的聲音在靜寂的大氣裏是那樣的震盪，悠長地震盪着。有時，格~~~~格~~~~格~~~~木屐被拖着，聲音也被拖顫了。那無事然的浪人的影子，頓時就像映在了我眼前。

——石子兒大約已經濡溼了罷。地上會映着一塊一塊金黃色的水光的。

這時，我才意識到天在落着雨。

鼓聲像是蘊藏在天地的大鼓裏，木屐像是碎了般地清響着我常常推開了窗子，獨自佇

立着。我并不要聽見何處淅淅瀝瀝或望到一絲雨脚，我吸着了一口清鮮帶着溼涼的空氣，我便像受罷聖水的洗禮以後了。

鼓啊，你雨的進行曲；在瑟瑟的聲裏，我彷彿又被帶到那天在雨着的東京了。

風鈴

簷頭掛着一個小小的風鈴，并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做的，他的聲音非常清脆，就是響一下也會搔動了我的心。

樓下住的只有一個新將女兒嫁出去的老房主，樓上住的便是我。雖然我們的國籍不同，年齡和境遇又這樣懸殊，但不知怎麼，一種難得的人間愛，却暗暗地在我們彼此之間交流着。我的心靈總是那麼脆弱，每逢看到年老而慈祥的婦人，我的心，頓時無緣由地虔誠了；我的兩個眼眶在溼潤着默視她。如果我知道對方在想，想這個孩子的母親，在遠方想着他，那麼我真地要去握住她的手，淚會滴在她的手背上，囁嚅地說：慈祥的人，孩子在銘感着失却了的

母性愛而啜泣了。

清晨，涼夕，風鈴兒在簷頭丁鏜着。他的聲音，我不相信是人間某種的物質可以發出來的，那是大氣的私語，那是過路的幽靈的窅音。然而，我不需要看見他，他的聲音裏帶着信息；這信息只叫那些沈靜孤寂的人們諦聽。

薰風裏丁鏜着，知道春之紗袖拂動了他；西風裏丁鏜着，知道秋之箒子掃擊了他。響着響着，在這聲音裏，年老的將沉思到他的生命的冬天；年青的將悵惘着他的生命之春愈去愈遠了。丁鏜着，雖然是一樣地丁鏜着。

清晨，涼夕，風鈴的聲音搔動着我的心。逝去的春天讓他逝去了；但也沒有擋住冬之黯影不來的本領。我倒想掩盡了世間那些哀愁着的男和女老和少的人們的耳朵，不讓他們聽見這過路的幽靈的窅音。但是這怎麼可能，我還是自己掩住了自己的。

并且，我想，悄悄地悄悄地，自己掩住自己的耳朵，輕輕地輕輕地去把那些掛在簷頭的風鈴兒摘取了下來。

誰說掩耳盜鈴是解嘲的？我願意在沉寂的清晨和涼夕裏，祝福人間所有的慈祥的老人，祝福那每個人死去了的母親。

湯屋

村子裏儘管是三五人家，寂寞冷清地像是一個初開關的，可是那接二連三的黑烟突，已經高高地豎在空中了。團團的煤煙和那些矮樹矇混了起來，從遠望去，又使人想到這村子是人烟似海的。在這些煙突底下，其實並沒有伏着什麼機械，也沒有一個工廠。那裏只是一座一座玻璃頂建築的湯屋，是男男女女沐浴的地方。

我沒有看見湯屋有過什麼惹人注目的招牌，經過它的門口，就聯想起在我們自己國度的城市裏，在那些最卑陋的巷角，或是頂陰小的窄道盡頭，有那麼一面白牆，白牆上只寫着一個「堂」字，白牆有多麼大，那「堂」字便有多麼大。從小我對於這個字就沒有什麼好感，也許我歷來是沒有一點「潔癖」的原故。可是到了這裏以後，每天進一回「堂子」，却已經成

了一種習慣。

午後三四點鐘完了課，身體有些疲倦，可是心却是非常鬆快的。一塊毛巾搭在肩上，拖着不費事的木履，很閑散地便走出來了。湯屋的開口祇放着三兩雙木履，知道裏面也祇有三兩個人。不管早遲，老板娘却已經高高地在櫃台上坐定了。她的樣子，正像二道山門裏的那座彌陀佛。神情極其逸如，居高臨下，看看男的這邊，看看女的那邊；不知道多少羣的男和女，是赤裸裸地被她看去了。

立在大鏡子底下，我看見我的制服，制服上有着銅的釦子，我是被裝做某一種人的人了。衣服一件一件脫進筐子，赤裸了，我也就成了和所有的脫去了衣服的人是一樣的人了。

浴室裏面的水氣，早已把所有玻璃罩成了一片乳色。幾個浴客，像在那裏練着一種操法，各式各樣的姿態在動着，沒有人喊口令，嘩啦嘩啦的水聲，成了他們的節奏，浸在池子裏的像浸在酒精裏的標本，他們顯得非常舒服似的，眯着眼睛養着神。我在這些人們的裏邊，常常覺得是一個不相稱的闖入者。對於衣冠楚楚的人們我怯生，在赤條條的人們面前，我更恨不

得逃遁了才好。

在湯屋裏，我總是喜歡蹲在一個最空閑的地方，我看着他們，思量着他們，我的眼和我的心，一會像是畫家的，一會又像是心理學家的了。沐浴，倒彷彿成了一種副作用似的了。

冷水池是裝在牆壁底下通着兩邊的，當着沒有人舀水的時候，它平靜的如同一面鏡子，我每一探頭，就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有時，還看見了旁人的影子，啊，那影子是從古代神話裏走來的罷，那樣的潔白像大理石質的，那樣的曲線像是用了無數的雪球塑成的！

在湯屋裏，我詛咒過多少個舀水的人，而我又幻想過多次的幻夢啊！

每次從湯屋回來，我便看見案頭鏡子裏映照着我的一付灼紅的臉，耳朵裏却還彷彿聽見那湯屋裏的嘩啦嘩啦的水聲。

我不知道再要到什麼地方去了，讓我一個人悄悄地洗淨了我的心。

Red Slipper

有兩個朋友是住在一家很冷清的下宿屋裏，可是不久以後，這下宿屋就漸漸興隆起來了。門洞裏的那張木炕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拖鞋；一到晚間，樓上樓下的每塊玻璃都可以透出一片雪白的燈光來。

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說笑：

『我們的人氣畢竟不錯，一到那裏，那裏便會熱鬧起來了。』

這雖然是沒有什麼根據，不過想到我們才到東京的時候，我們處處都覺得寂寞的。

『你們這裏還住着女的？』有一次我問朋友，因為我早已看見那堆拖鞋裏有一雙是猩血的，襯着雪白的襪絨底子。

『有一個。』

『我知道的。』

『你看見了那雙拖鞋不是？』

不好意思，我就沒有回答什麼了。

找朋友，一天要找好幾次。看熟了那些拖鞋的變化，就記得誰是什麼時候出去，誰是什麼時候在家了。不過每次在那些拖鞋堆裏發現了那雙爛幾幾像害了癱病的，便悵然地以不遇我的友人爲憾。然而，每次看見那雙猩紅的，每次就醒一回我的眼。

世界上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不想儘量地爲表露她的標記而生存着。如果沒有人去理會她們所標記的東西，她們或者會比什麼都感覺得寂寞而對於她們的存在也表示懷疑了。世界上所有的紅的原料，恐怕都是被女人消耗了，占有了。女人，差不多個個要拿鮮紅的血染她一遍才舒適似的。但我却不見這偉大的顏色在她們的身上象徵着有什麼樣的光榮。穿紅拖鞋的女人，就住在友人房間的隔壁，她如果也在房裏的時候，她那雙大紅的拖鞋，就像一對側身躺着的金魚，靜靜地伏在房門的外邊，走廊的中間。我每逢經過走廊，我便想哪一回把它們踢開一隻。

我是和朋友示意過那雙拖鞋的顏色是鮮麗的，朋友倒不大理會，說那女人難看得死。後來有幾次經過走廊，我看見了那雙拖鞋，心裏便被一種低級的想嘲弄女人的意識驅

使着，使我的脚像真地找着路標似的從它的上面踏了過去。踏着的時候，才真正感到這路標的綿軟無力，像一塊浸溼了的胭脂。（也許在我的脚底已經染上了色。）有時，我只用足尖上一點點的力，微微觸它一下，於是它彷彿成了一條活的金魚游到另一個方向去了。它是有感覺的，我想，不僅僅是一種標記。

我常常戲弄着這對金魚，可是沒有一次碰着過那個女人。我陰自地揣摩着：金魚一樣淑靜的女人啊！

了：
有一次我正在友人的房裏，一個乞丐從窗下過去，這時突然聽見隔壁發出尖銳的叫聲

「啊呀！嚇死了我！」

我向窗外探了一下頭，一個粉白的像冬瓜大的面龐隱進了窗子，一個衣服襤褸的背影映進了我的眼簾。那個背影躑躅在道旁，暮色中我好像看見一圈飢餓的光芒環繞着他，他就這樣消失了。

我在同人類裏却常常分歧地想：

——女人畢竟是女人！

那有着紅拖鞋標記的女人，我早已模糊了她是什麼模樣，可是我先前以為嘲弄女人而回想起來却是嘲弄了自己的這種感覺，委實像一個溼的鏟子，深深地釘進乾柴的縫隙裏去了。

雪

一個下午埋頭書裏，看看周圍的光線，像是還不到每天吃飯的時候，自己正納悶今天爲什麼這樣的靜寂，可是不久朋友便在門外叫我了。

我低頭穿着鞋子，也沒有注意朋友手裏拿着傘。

台階上，籬笆上，都已經蓋上了一層白，這時我才訝異地說：

「敢則是下了雪。」

「下了一下午了，你一點也不知道？」

「真地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回憶起剛才我所納悶的事了。我機械地把大衣的領子向上翻開，輕輕地詛咒着這不意而來的雪。

飯後，照例是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談天，那天晚上，火鉢裏的炭，許是燒得更多一些，茶也許煮得更熱更濃一些罷。

歲月也像一束一束的柴炭，架在火鉢上，添在 *up to* 裏，終歸是一樣地化成了灰燼。有光有焰，有火力的時候能有多少呢？想起當初在雪地裏如狂了一般的混戰，和以後見了雪花便翻上衣領的萎靡的氣質，這其間大約還不滿三年的過程。如今，就連往昔雪戰過後留下的那一塊眼角傷痕也消失完了；整個的在東京那段生活的過往，偶爾被朋友提到，彷彿已茫然非己之事了。

初去東京那年我十九，朋友 B 和 C 都比我小一歲。在他們之間，逢到遊戲或吃東西的時候，我似乎極以「縱橫捭闔」爲能事，他們上了當，結果只是說讓這個弱者占點便宜去。

有一次我們三個人在村子南邊的一個雪林裏散步，我似乎不耐這種沉寂，冷不防地就毆了他們一個大雪球。於是戰端從此開始了，無數的雪球在林間飛了起來，大的小的紛紛地落着，大家狂笑着，狂跑着，狂追着，狂躲着……誰也不曉得誰是誰的敵方，誰也不理會誰是誰的「知己」了。混戰得精疲力竭的時候，誰也不肯認輸，還只是說，換個地方再打，這裏的雪不夠用……

結局，我的眼角有一條血跡，他們都說打得痛快；我自己也連說痛快的還要打。

三把作擋牌用的洋傘都打壞了，我想了想自己的傷，或者還是我自己的傘翅弄破了的；於是益復私下得意了。

冬天過去了。在春天，夏天，秋天，我們都只是盼望着冬天。冬天下雪了，我們的歡躍，我們的狂喜就都要和他回來了。不然，不管什麼天，給我們雪罷，雪會把我們的希望帶來的。

第二年的冬天到底來了，雪也來了；希望好像就是已經結在樹上的果實，等待我們的伙伴，等待我們的磨拳擦掌了……

戰也開始了，像是準備了才開始的；戰也結局了，像是有意停止了。不知怎麼，戰的情緒彷彿在過去的希望裏已經枯竭了；隨着希望同來的却是一個空虛。而且是一個滑稽的空虛。

朋友H，不久就搬到市內去了。正巧那一個落着頂大的雪的晚上，他來住在我和C住的這個村莊裏。

我們這裏，一切都是那麼陰沉的寂寞的，只有雪花在空中是那般瘋狂地飛舞着。我們不要酒也不要火，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我們默默地離開房子，默默地走出了我們的村莊。

偌大的武藏野是被雪蓋滿了，偌大的武藏野是深深地埋在雪裏。除了電桿和樹木剩了一些漆黑的幽靈的影驅以外，一切的一切都失掉了他們的顏色。夜也是裸裸的。

我們向着看不見黑影的地方走去，三隻鞋底踏着無限的處女的雪地，不論那裏，沒有過我們足跡之先，也絕沒有旁人的足跡。我們像追求着什麼似的儘走向那白茫茫的前方，我們經過了許多個不知名村莊，他們都在死沉沉地睡着，不知道我們地上的足跡，就像不知道天上有過昨夜的流星一樣。

我們都默默地沒有言語，三雙鞋子噓——噓——噓——地踏着雪的聲音，却像節奏着我們的凱旋：我們踐遍了雪的大地，占有了整個的夜的領域。

我們走了不知多少時刻，也不知走過多少地方。雪沒停止，似乎也不能停止了。倘若有人用多少倍的望遠鏡像望太陽似的而望到這雪茫茫的大地上面，你也會望見了幾個黑點，幾個還動着的黑點罷？

雪到第二天就漸漸融化了，我們三個人那條長長的長長的足跡，再也沒處去尋覓了。

每年每年我知道冬天是要來的，雪也是要下的，我也只是知道了冬天，下了雪，把自己大衣的領子向上翻開而已。回想在雪林裏的那多少雙手的印子和雪地上那條長長的長長的足跡時，我微微地閉上了眼，像是想到昨天夜裏有幾顆流星，在寥戾的空際閃過去幾條微微的光芒。

橋

兩座橋，都是平平的，不拱，也不彎曲。一座靠近我們的寓所，橋底下是旱地；一座是在較遠的墓地的附近，橋底下通過一條小溪。

靠近我們寓所的一座橋，是鋼骨和土敏土築的，還有兩道單調的用鐵管做的欄干。橋的下面是一個陡斜的山坡，山坡底下便是一個極大的廣場。長綠松和楸林環繞着廣場和橋的兩旁，雖然橋底下是旱地，可是在這種境地裏他却是一個很好的點景。

每天吃罷晚飯，我就同着C去那個廣場散步，走到橋上，我們總是停立一刻。遠遠的富士山峯的影子，偷偷地好像把他隱藏在林梢的後頭。晴天，太陽的紫暉作成了他的莊嚴的背景，陰天，他就被迷濛的雲霧罩得模糊了。

我們在廣場裏散步，記着走了一個圈子，兩個圈子……但結果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個圈子。天黑了，各處的燈火都亮了，郊外電車的笛聲也漸漸稀少了，可是我們并沒有一點夜的恐

怖。我們望見那座橋的橋欄，成着幾條直線的橫在兩個崗頂的中間。我們知道他不會落下去；我們第二天早晨也可以跨了回去的。

如果把我們每天散步的路程聯了起來，也許已經越過了無數的山山岳岳，涉過了無數的江河而走出這個國境了。然而我們每天總是從這個橋來，還是從這個橋去。

○在白天裏看過的書籍，想到的事情，都是當着我們在廣場裏散步的時候對我述敘。有一次我們談到一篇託爾斯泰的小說裏的故事——題目大約是「人要多少土地」——我彷彿瞥見了那個貪婪無厭的人，就在我們散步的這個廣場上奔跑着。從晨曦跑到日暮，他所圈的地方已經不少了，看看太陽要落下去了，可是他又看見了一塊他捨不得丟掉的地方——自然也是他想圈爲己有的，於是在日落之前的一分一秒之內，他也用了千斤萬斤的力，量想把他要得到的土地得來……

這個故事如果以氣力大者勝，貪婪多的得土地多的「世道法則」作結，那麼託爾斯泰也許在後世更多得一些膜拜他的信徒罷？然而，那個貪婪的圈地人就在他的筆下死去了。

到底，一個人要了多少土地呢？他精疲力竭地跑到臨了，最後他撲倒了；他倒在那塊地方就是他的土地了。把他葬在了那裏，坟墓就是他所真正要到的土地了……

我想，如果有那麼一個國王，他問我：『要土地麼？』我一定搖搖頭，回答道：

『什麼都不希罕，我只要一座橋。』

那在墓地附近的一座橋是用枕木搭的。墓地的周圍也是長青的樹林。走進樹林，就可以嗅到一種沉香的氣息，它是沁人心腑的，使人的心情不期然而然地鎮定了下去。

每到木橋那裏去一次，同時也就向那些不知者的墓地作一次巡禮。那裏立着無數的碑碣，在每個碑碣底下都盛着一杓清水，水裏插着幾枝不知名的小花，花是那樣的寂寞地開着，看着他們，便彷彿看見每個死者在地下甯靜地微笑着似的了。

這裏的木橋和墓地，同樣的給了我一種神秘的感力。

橋是低低地架在一條小溪上，望得見溪底，望得見水裏極小的蟲子和魚。橋架在這裏像是沒有什麼必要似的，差不多一大半已經朽壞了。橋板的木質纖維，和燒乾了的牛肉一樣，一

絲一絲地曝露在外面；然而有幾莖青草，却不知怎麼竟從他的縫間生出來的。這裏，一天，一個月，怕也沒有一個人走過去罷？橋上的青草，同那碑碣底下的小花是一樣的寂寞的。

這座橋，常常作了我午睡的床。床的周圍生滿了黃黃的菜花，頭頂撐着蔚藍的天幔。在大地上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呼吸着，瞑想着……

我憧憬着無限，憧憬着空虛，我的心，在輕輕跳着，我低低祈禱，沒有一個人能夠聽見：

——主啊！讓我在這座橋上永遠地睡眠了去罷，我不要誰來掩埋，我願意作這個橋的守者；并且臨近地守着那些死者，我是知道他們的，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塊刻着自己名子的碑碣。

三味線

我看見那長柄子長刀身，刀尖又作彎月形的日本刀，我就想起了當初武士道的武器，遺留到如今却成了舞台上的道具，孩子們手裏的玩物了。

同樣地從他們古代傳留下來的一種樂器——三味線——雖然普遍地流在民間，可是從他的聲音裏好像依舊聽到古來的悲壯淒涼與悠怨。幕府的英雄，江戶的健兒……他們的屍骨聽說曾經墨墨地埋在不忍地裏，如果他們還有未散的魂靈，我想那或許就寄藏在三味線的絃音裏了罷？

音樂的才能，我是一點也沒有的，然而任何的樂器對於我都有着一種強大的魅力；就是在詩文裏偶爾遇見這類題材，我也要隨手釋卷，凝神到那種發着音響的氛圍裏去的。「公主琵琶悠怨多，」「胡笳四五動，」「大珠小珠落玉盤，」……這些是字句麼？爲什麼矇了我的眼而傾着我的耳呢？爲什麼矇了我的眼而又看見了那些陳死的古人呢？我不迷信，我相信着人類的靈魂是一件永不滅而綿綿存在的東西。

人的歷史只是一部沒有字的存在着。

在我出國的時候，曾帶了一個月琴伴我的行。我不會彈，我倒是常常把牠抱在手裏，看着牠，想到「無聲勝有聲」的句子。到了東京打開箱子，看見牠已經在旅途中傷損了。但是我依

舊把牠放在壁間，我們默默地相伴，始終也沒有離開。朋友叫我不要牠，我說，『有琴勝無琴。』初搬到一個日本人的住家，房東的老太太有一次和我談到音樂，我就把我這個壞了的月琴給她看。

『月琴，』她笑咪咪地看着我，『你喜歡彈牠？』

『在路上摔裂了，我是帶着玩的，並不會。』我還想問她在日本有沒有這種琴聽她已經認出這琴的名子，便知道是有的了。

她端詳了半天這個破琴，我以為她在看還能不能彈，其實她是看這琴的構造的。

『你彈，』我一半是請求着，一半是試問的意思。

她還是笑咪咪的，看不出可否的樣子。不久，她立了起來，她從壁間拿出一個長長花紅布的袋子，依舊和我對面坐了下來。她解袋口的繩子，我知道那裏無疑的是裝着一個琴了。

『你看，這個琴已，經是有了年代的了，還是我的弟弟小時候彈的。』

他弟弟的故事我不想知道（後來她告訴我他是日俄之役死在沙場的。）我只忙着問：

『這琴叫什麼名字？』

『三味線，』她怕我聽不真切，又重複了一遍：『三味線。』

從這次我才知道「三味線」，並且知道三味線是日本民間一種普遍流行的樂器。

『你彈，』看見她自己有琴，我誠心地希望她彈一彈。

她依舊笑咪咪的沒加可否，但這次從她神情裏彷彿可以看出她會彈而是不要彈的樣子來了。

三味線的聲音，後來差不多每天晚間從老房東的女兒手指間撥弄出來了。

乍聽的一些時候，覺得非常不入耳，可是後來不知怎麼就漸漸把自己的一切神思和那三根絃子混進一個空間去了。我用什麼字可以狀出他的聲音呢？沒有，也是不可能。假如三味線是中國的琵琶，那麼我借杜甫的詩句道：

千載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很曲中論。

在牠的聲音裏，那死去了的人的面影，彷彿懂懂地復現了，靈魂的聲音，這時就悄悄地傳進了人間。

我不知跟蹤着誰的步伐，有時就輕輕地走到樓下，靜靜地坐在她們母女的中間，讓自己深深地混進了那三味線琴音的濃厚的氛圍裏去。

這時，誰也不理會誰。琴音漲滿了小小的屋子，隨着風向，又一陣一陣地播送到近的或遠的地方去。

好像被多年雨水浸漬過了的古舊的琴譜，零散地舖在蓆上，琴譜上的暗黃的水跡，對我倒像是熟習的，但那些用筆墨勾畫出來的音節符號，我一個也不認識，它們雖然沒有聲息，可是一串一串地跳上了彈者的手指，又從手指了——冬冬——地分跳到三根絃上去。

等到琴音止了，我才覺得四圍的靜寂和茫然。

母親在指示着譜中的奧妙所在，女兒點着首，好像所有的奧妙都被她領悟了。

彈琴的人，不久便出嫁了，在她第一次歸寧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古琴也被她帶走了。從此，我們這裏便不再有三味線的琴音了。簷頭的風鈴不時地却還丁鏜着。

池畔

如果把大地的草木比成頭上的髮，那麼橋樑恐怕就是髮上的一根梳子，而池沼湖泊便無疑的是一面梳妝的明鏡了。這明鏡是自然的，天成的，它映着地上的東西，它還照着天上的雲朵和星辰。

人當着寂寞的時刻常常去攬一回鏡：池子在大地上，池子裏面永遠印着一顆天的心——是那麽沉靜，是那麽寂寞而無言的。

靠近C的寓所有一個池，池上立着日蓮法師的銅像，據說當初他在這裏濯過足，因此池的名子便叫洗足池了。對於這個名子，我是不很喜歡的，不過爲紀念這位修行者而永遠紀念着他曾經洗過足的這個池子，也許是一般的人們情理中所近的。天下到處的所謂名勝古蹟，

倘若沒有後人帶着景慕與追懷的情緒蒞臨，那恐怕在腦中也可以思過半矣罷？

山川草木，這裏有，那裏也有，到處都是有的，就在這山川草木之間，產生過多少名與不名的人物，埋葬了多少名與不名的屍骨。古人，今人，後人，踏着壘着……然而山川還自山川，草木還自草木。

這以洗足而名的池子，說不定將來也許以濯纓而稱罷？但池水永遠是那麽平靜，永遠是那麽寂寞而無言地照着一顆天的心。

C 一個人住在池上，池畔却常常有着我們兩個人的影子。在春天的薰風和秋天的紅葉裏……在夏天的泥濘和冬天的雪地上……

我們沒有一次抱着信心想去參拜那個法師的銅像，也很少化錢去租過池上的小船。北面山坡的草地，南面松林裏的墓前石凳，都是我們很好的休憩的所在。清談着，沈思着，時光像從極細的篩子裏輕輕地透了過去，心也像被濾過的了，感覺到說不出來的鬆適和寧和。我們在周遭的一切之中，實際上彷彿已經和周遭的一切融合了而再也不能分開。就是在這

樣霧圍氣裏消磨了我們多少所謂青春的韶華，少年的幻夢。忘了人間是在哪兒，也不曉得什麼叫歸去——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的止境。委實地，池畔差不多成了我們的精神上的一個共同的家——家也不是，是一個樂園，是一個意境，是一個尋到了的烏有鄉。

池畔常常有一些「養性」的垂釣者，持着竿子，靜靜地凝視着水面：魚來了罷？大的還是小的……

坐在池畔的我們可沒有釣竿，我們什麼也沒有，從我們的眸子裏却在釣着周遭的一切，釣着那持竿的釣者，釣着池中的悠悠的白雲，并且連披裹在白雲裏的那一顆天的心。

性恐怕並不是能養的，需要的大約還是拔脫與遺忘。在這池畔，常常使我們把什麼都滌淨，把什麼都化爲烏有了。蛙在水裏叫着，昆蟲在岸邊飛着，螢流着，星瞬着……誰也不曉得誰是爲誰而來的：在自然裏生，在自然裏死，想到一個倅，我也會想到北冥真的有那么一個其名爲鯤的大魚了。然而古人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那麼一個朝生而夕死與那化而爲鷗，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不都同樣的是一個過客麼？然而「斥鷃笑之」的故事，就是產生在人間，並

且使這人間添上了「榮譽」的那一面了。

記起了當初在這池畔的一幕情景，現在不知怎麼竟使我的心緒這樣的低鬱，瞳然若失，連輕輕的嘆息都似乎不能透出來了。

一天的夜晚，在池畔的一個小茅草棚裏（這裏白天賣香火，夜晚就空了。）幾個平常最熟識最要好的朋友，不期然而然地遇在一起了。大家都是穿着黑色的學生制服，黑壓壓地身子擠着身子，手碰着手；溫暖的人的氣息，早已趕盡了露宿在這茅草棚子裏的秋氣了。我們都是親蜜地互相偎依着，剎那間彷彿已經各自回到了他的童年。望着池子，池子，在對面好像一片海；我們更歡愉了！歡愉我們是坐在同一個小船裏歸向故國了……

好說話的人互相戲謔着，不作聲的似乎是在等候着聽人講鬼怪的故事，於是向黑的地方更擠緊一些，怕真的鬼怪來了抓不着他。

草棚子裏是比白天還熱鬧了。

——安靜些啊，留神日本的殺人鬼來把我們這羣「支那人」開了刀。

——這倒不要緊，提防那個大銅和尚在柵子背後顯什麼靈通。

——敢！我去他跟前撒一泡尿。

——放假就該痛痛快快地玩了。

——你得意什麼？看你這一臉花白麻子！

大家忽然看見那一個平時白白的臉上什麼也沒有的朋友，當真有了片花白的麻子。

——看你自己！還說我哩。

說人的人，他的臉上果然也和被說的一樣了。

你看我，我看你，沉靜了一忽的工夫。

哈——五六個人統統地笑起來了。

所有的人們的臉上，原來統統都生了一片花白的麻子了。想用兩手去遮掩的，可是手掩到臉上，手也變成了有麻紋的了。在這茅草棚裏的人，以前像一羣熊，現在完全是一批斑馬了。

笑聲很久很久都不能歇止，可是它怎麼也趕走不了從那茅草棚頂上透進來的月光。

月光啊！不是也在我們那種難得的無邪氣的笑聲上打了印記呢？

回國後的朋友，差不多一個一個地上了他們的鵬程，而我和C却是落在萬里萬里之後了。鷗雀無志，但誰能阻止了他所憧憬的那悠悠的白雲呢？白雲飄在空中，白雲浮在池上，白雲裏面永遠裹藏着一顆寂寞無言的天的心。

高原的草

我已經忘記了，「高原的瑪莉」是一個詩歌或是一幅圖畫的名子。我常常嚮往着「高原的瑪莉」，可是自己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的底細；倘如是一幅畫罷，那麼我又沒有看見它的色彩和線條，和它所表現的意義。於是我常常陰自地設問：是哪兒的高原？誰的名子叫瑪莉？是我曾經夢過的一個幻夢麼？可是夢也忘記了，莫非我就給這個幻夢起了一個叫「高原的瑪莉」的名子麼？……

沒有瑪莉，夢裏也再尋不着瑪莉；可是有高原，於是我嚮往着高原，嚮往着生在高原上面的野草。

在那麼多的詩句裏，草在我的眼底招展着，在我的心裏招展着：

離高原上草，

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榮，枯，榮，枯……從來不曾絕跡的便是從來也記不起那許多名子的草。一年年地青了，黃了；年年青青地——黃黃地遮掩了母親底大地。管不着世事的離合悲歡，可是却有人好像也問過他王孫的消息。

大地是萬物之母，恐怕草便是母親的心。萎萎的，縣縣的，有着草的地方有着太陽；在那兒輝耀着生的力，蘊藏着一種無限的慈和的慰藉。

江戶，這武藏野的平原，沒有遭遇過侵入者的鐵蹄，也沒有留下了什麼武士和英雄的血迹。有的是萬頃良田，有的是無涯的青草，也有的是自然底墓塚——百多步高的在這平原上已經算它是山崗了。

在這個沒有崇山峻嶺，沒有長江大河的國度裏，被稱爲東方的公園的資格大約就是在此罷？公園裏的山水，自然還是它公園裏的山水。

山上是棲止着小麻雀的；水裏是養着紅金魚的。

三年的居留的生活，差不多全部地在武藏野上消磨了。我住的地方就是這平原上所有的一個叫大岡山的山上。並且，我的西向的窗子，也是對着一個山岡。高度和我住的地方是差不多的，我欣喜的便把它當作了我所嚮往的高原了。

岡上並沒有什麼人家，被占據的只有幾株長青的老樹和一片無涯的野草。西向的窗子，我是常常開着，乍看的時刻，彷彿在壁上掛起了一幅風景繪；一凝神，心身好像都已經悄然地

走入囊中了。

我的眼睛和這西向的窗子，都彷彿成了攝取景物的鏡頭了。爲了高原上的野草，才使我們的鏡頭常常生輝的。

草在豔陽天下，高原上被蓋着碧綠的茵蓆。不要牽掛那秋風會吹涼了原上的土地，看哪，漸漸地，漸漸地，毛茸茸的草，換上了一件金黃色的鹿皮了。

「方寸之木，高於城樓。」看哪！草比太陽高，草比月亮也高，當着黃昏和黎明的時候，太陽和月亮都比草還低地向他的背後落藏起來了。從來沒有看見月和太陽住在哪兒，如今我疑念着草的背後或許就是他們的家屋了。

有着草的那兒，是多麼溫柔多麼服貼啊！

草在太陽的前頭，一個紅瓜，像絡在了蛛絲的網裏。漸落漸落，渲染了滿天的腥紅，看哪，草乘着一股風勢，在高原上現出了億萬的兵馬，浩浩蕩蕩如同誓師，如同前進；那高出的帶穗的

是兔兒草或什麼罷，搖擺着，像舉着大軍裏面的旌旗……

高原上的野草，是多麼偉大多麼嚴肅的啊！

草在月亮前頭，一把鐮刀，被遺忘了的掛在林間；一個盆大的明燈，照耀着汪汪的洋面草在動着，波濤在涵湧着，高原上成了滄海了……

這又是多麼淒涼，多麼悲壯呵！

夜了，我們的鏡頭都被黑幕遮住，不斷地嚮住着的高原的草，常常使我輾轉反側了。起來，我佇立在窗前，我望見了垂天的繁星，萬萬千千個都在瞬着他們的眼，那是爲了閃照着高原上的野草的。

高原上的野草啊，你們也許都已安息了，天上的星子如果不是爲閃照你們的，那也許就是你們的每個的幼小者的靈魂的反映罷？

是多麼幽靜，又是多麼沉寂啊！

說起了彷彿有過那麼一個少女，她不是一朵豔麗的花，也不是一棵結壯的樹，草似乎都不能比擬她，她只像一個生在淵底或嶺上的一種植物的小芽，不蒼白，不全黃，不翠綠……總之是那麽一個芽一般的少女，她是曾經被我暗自戀傾慕過的。

然而，記不起在什麼時候了，我還有着淚罷，是經過了純潔的不會沾上一點塵垢的淚，激盪罷，是直通到每個毛細管的不會攙一絲毫渣滓的血，那些青春的汁液，我都把它們悄悄地擲在墨水裏，我會寫給她無數的信札，吐露了吐露不盡的心語。爲她，我的寢食俱廢了，然而，我不敢賭咒說我真不知道爲了什麼。是從古到現在以至未來的那一個說俗了而又永遠永遠不會遺忘不會滅亡的字麼？

啊，那一個字也真地只好拿草裏的句子說它了！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在她每次給我的信上，常常是短短的幾行，她說，寫不出什麼，不知道要告訴我什麼。但我

只想問她的墨汁裏可有些什麼。（雖然我是一個魯莽的人，倒始終沒有問過。）有一次，她說將有一篇詩稿寄我。一時一刻的在翹盼着，沒有來；一道兩道的催問着，沒有來。惆悵地想：

——神祕的少女底神祕底詩稿……

來了，結果，只是那首詩稿的命名：「一莖草。」

從此，茫茫的，我不知道那莖草的所在了，惘然地想：

——神祕的芽是滋生着也是消失着；少女的心，在不絕地滋生着，長到像草一般地會招展了。

草啊，我依依地想起了生在高原上的草了。

太陽是你的氣懷，月亮是你的伴侶，星星是你的靈魂。

高原上的草的影子，你在我的心壁上塑着了一個永不腐蝕的形像了！

後記

這部「帖」果然就是這樣殘缺下去了，記得開始「裱製」的時候，好友C，曾給了我很多的鼓勵，不久之後，他患了和我同樣的病，他竟先我而逝了。

我不能再寫下去，我想到C，我想到他在草原上對我說過的話：

『一個好友的死去，自己也等於死去一半了。』

如今我還活着，我知道那死去的一半是埋葬在一個寂寞的青春的坟堆裏。

另外有三節寫好了的（地震，櫻花，武藏野）被一位葉某遺失，現已不能復記。

二十八年四月。

藥

病人希望中的藥，就彷彿尋常人們所憧憬着的光明；光明可以引照人們到幸福的園地，藥會把病者領上健康的路途。光明和靈丹究竟在那裏，這是無須追問的，人生活着，人生活在他希望裏。

希望——希望——無論你是輕輕的念着，或是重重的叫着，這兩個字音的響亮，委實能夠表現了它的本身是不會死亡的。希望裏有光明，希望裏有藥劑，希望裏有着一切，它們都是永生的。然而那些感到生命空幻與寂寞的人們，是不是竟把它們看成了寫在流水上面的字句呢？

也許有人說，空幻的寂寞的生，勿寧空幻的寂寞的死，偉大的希望正如同一片偉大的海！在歷史上有過秦始皇（我知道世上還有更多更多的所謂豪傑與英雄）登了帝皇之

極，還想獨姓傳至萬世，焚書坑儒之後，又遣徐福到那茫茫的東瀛，可是終結也沒有看見一隻歸來的帆影，曾經給他取得了長生不老的方劑。他生在無限的光明和萬能的藥劑的希望裏，他死去了，也正是在他這種偉大的希望裏死去了。如果說希望不死，那也許光明和藥與俱罷？人，偉人……生活在所謂海樣的希望裏的人哪，我真是不知道有什麼不比寫在流水上的字跡更空幻更寂寞一些的了。

也許有人說，希望是超生活的，光明與藥還是不滅的東西。過去的一些所謂超人，聖哲的行跡，不也是占滿了許多卷帙而且一直傳流到如今麼？爲了他的希望中的道義，蘇格拉底不是飲毒鴆如甘飴麼？替人贖罪的不是有坦然地背上了十字架的耶穌基督麼？拯救衆生使他們超脫於現實的苦海的不是有棄權貴如敝履的釋迦牟尼麼……

我知道了，希望仍舊是不死的，超生活的，不但在這個世界上，還另外存到別一個載覆之間的。

無慮千百，無慮萬千的有了超人和聖哲的門徒；黑暗也是他們的光明；信仰就等於他們

的方劑；他們的希望在烏托邦，在天堂，在極樂的「西方。」把一切放到未來，生是準備着受難，而死才是甦生的一種目的。

人，超人……把一切寄託的於信仰裏的人哪！我常常想問：天堂之闕，是開着等候你們了，那地獄的門，難道永扁着讓它空陳的麼？你們會超脫了，誰又去「輪迴」呢？

想起了誰說過，「世界上祇有一條真理；那就是沒有真理的真理。」倘使剽竊了他的話來應用，那麼現在我可以很輕鬆地吐出了我的句子——

「人生的希望，也最好是沒有希望的那種希望。」

但，我說這樣的話，同時覺得世間再也沒有比它更空幻更寂寞的了！

半生的歲月，已同喻去的薙露；光明並沒有在我的面前現過一線。似乎為憧憬而生的一對眼睛，像是早被雲霧遮掩了。鼓勵我的人們說：

——光明，在前頭，追求啊！

十年的痼疾，沒有一種藥曾經給我些微的效力。健康的路途，離着我像我離着天上的星

辰。懷念我的人們說：

——治療呀！某種藥是使某人的病霍然了。

在記憶裏，幾個我所愛的比愛我自己還甚的人，當他們失望的時候我也對他們說過那些比人家鼓勵我的還警醒的句子。他們病了的時節，我就親自爲他們張羅藥劑——藥能使他們霍然的。怕幾分錢一錢的川朴或雲苓不中用，便擇最貴的一種才稱心，然而喫下去也無效驗。自己苦悶着不願意說的卻常常被人說了，「又不是仙丹」意在言外地承認了藥也不過是希望爾爾；希望的難實現，恐怕正如同仙丹之不在人間了。

光明和藥，以後我再也不去追求了：說它們在前頭，可是我所知道卻已埋進了墳墓。

我的生命，我知道它是殘敗而多餘的；我的痼疾，我常常用我的苦笑給它表解了。現在，祇懊悔着我爲什麼沒有成了任何一門一家的徒弟，沒有一點點信仰，沒有一點點修行，在另一個世界裏，怕也難得踏上健康的路途，邁進幸福的樂園了。

醉生夢死的人，個個是不懷希望的，他們常常被人詛咒着。我不撒謊，我知道我不是他們，

因爲我還在誠懇地希望着，希望着世界上真地有那麼一種藥，使我永遠醺醺的，永遠在夢的園地裏倘佯。不然，我將以別人所詛咒的詛咒我的周遭和一切了。

從旅到旅

倘使說人生好像也有一條過程似的：墜地呱呱的哭聲作爲一個初的起點，彌留的哀絕的呻吟是最終的止境，那麼這中間——從生到死，不管它是一截或是一段，接踵着，廣連着，也彷彿是一條鐵鏈，圈套着圈，圈套着圈……不以尺度來量計，或不是尺度能夠量計的時候，是不是說鏈子長的圈多，短的鏈子圈少呢？

動，靜，動，靜……連成了一條人生的過程，多多少少的動和靜，謳歌人生燦爛的有了，詛咒人生重荷的也有了。在這條過程上，於是過着哭的，笑的，和哭笑不得的。然而在所謂過程裏：過即是在動，靜也是在過，一段一截地接踵着，廣連着，分不清動靜的限界，人生了，人死了，無數無量數的……

從生到死，不正可以說是從旅到旅麼？

鐵一般的重量，負在旅人的肩上；鐵一般的寒氣，沁着旅人的心，鐵的鏽鏽鎖住了旅人的手和足，聽到了那釘鏹的鐵之音，怕旅人的靈魂也會激烈地被震撼了罷？

想到了爲旅人的人和我，禁不住常常前瞻後顧了，可是這條路上佈滿了風沙和烟塵，矇矓，暗淡，往往傷害了自己的眼睛。我知道瞻顧都是徒然的，我不再躊躇，不再迷惘了；低着头，我將如瓦爾加河上的船夫們，以那種沉着有力的喧唱的聲調，來譜唱我從旅到旅的曲子。

站

想到了過往的一段一截的生命，想到一段一截的如在旅途中的故事來了。陸地有車馬，海洋有船舶，就是荒涼無邊的沙漠裏也有駱駝。然而想穿過了荆棘的世間，在生命的途上要找着了一種代步的東西，我是怎麼也不會發現過！

徒手摸索着，跣足跛蹠着，沒有行裝，沒有乾糧。一顆空空洞洞的心，帶着它倒是多添了一種累贅。是一個豬仔罷，皮肉和五臟都可以拍賣，拋棄了人的心，恐怕連一個拾主都不會有。但也會聽說過有的可以拍賣靈魂，那還是到所謂幸福之路的一條捷徑。

幸運麼？那大約屬於聰明人的；我們只是行行重行行……從旅到旅，永遠在路上。

但丁的神曲一開頭的句子便是「在我們有涯的中途……」生命是有涯的；被這句話而警惕了的人有麼？畏縮了想延宕的人有麼？但是從旅到旅的人哪！你的警惕和你的

畏縮都是徒然無濟於事的，在生命的途上，你能如馬之有驛，車之有站麼？就是說你能找到一個真正的確實的可以駐留下（那怕一時一刻）的地方麼？

如果你真地嚮往着這樣的地方，你也想到了所謂驛站者，雖然是駐留了，可只有一息，雖然來者的終點了，可還是去者的開始麼？……

記得一個「弱小」民族的作家這樣地寫着他所見的。

「每天到車站看那些經過的列車，它們停止了片刻，彼此致敬，又重新向着相背的方向跑着走了……它們跑着走了，正像人生一樣。它們會在什麼地方休息麼？……」

站是這麼一個人生的象徵，人還要幻夢着在他的路上所不可有的站，這真是一個矛盾的戲劇了：我以為這並不嚴肅，但也不是可以使人發出笑來的。

駐留和休息的地方是有的，那地方便是永遠駐留和休息的所在了。

一個朋友死去了，我翻到和他在車站上握別的那天日記裏，裏面不知怎麼有一句記着：

「……奔來奔去的還仍舊是這一條路呵！」

對於他成了廢語了；可是你，我，一切的人們，誰不是走的這條同樣的路程呢？死去了的讓我們祝福他是到達了那個永遠駐留的站驛罷！

從旅到旅——我們還在途中繼續着接連我們的鐵的鏈子。不掩泣，不道別，揮揮我們的手，伸伸我們的足，使響一響那鐵的聲音——就讓這共鳴和鏈影注留在各人的心的站驛裏罷。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北南西東

亭上散記

去年春末我從北地到南方來，今年秋初又從上江到下江去。時序總是春夏秋冬的輪轉着，生活却永遠不改的做着四方行乞的勾當。

憧憬着一切的未來都是一個夢，是美麗的也是渺茫的；追憶着一切的過往的那是一座坟墓，是寂滅了的却還埋藏着一堆骸骨。

我並不迷戀於骸骨，然而生活到了行乞不得的時候，我嚮往着每一個在我記憶裏墳起的地方，發掘牠，黯然的做了一個盜墓者。

正陽門站

生在南方，我不能把北平叫做我的故鄉；如果叫她第二故鄉罷，但從來又不會有過一個地方再像北京那樣給我回憶，給我默念，給我思想的了。

年青的哥哥和妹妹死在那裏，慘澹經營了二十多年，直到如今還沒有一塊葬身之地的父親和母親，留着一對棺柩，也還浮厝在那裏的一個荒涼的寺院裏。

我的心和身的家都在那裏，雖然漸漸的漸漸的寂滅了，可是牠們的骨骸也終於埋葬在那裏。

當初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或從什麼地方歸來，一度一度嘗着珍重道別時的苦趣，但還可以換得了一度一度的重逢問安時的笑臉。記得同是門外的一條胡同，歸來的時候怨牠太長，臨去時又恨牠過短了。同是一個正陽門車站，詛咒牠聳在眼前的是我，欣喜着踏近牠的跟邊的也是我……心情的矛盾真是無可奈何的，雖然明明知道正陽門車站仍然是正陽門車站；牠是來者的一個止境，去者的一個起點。

去年離開那裏的時候，默默的坐在車廂裏，呆呆的望着那個站樓上的大鐘。等着麼？不是

的，宕着麼？也不是的；開車的鈴聲畢竟響了，這一次，可真如同一個長期的渺茫的流配的宣告一樣，心裏悽惶的想：做過了我無數次希望的止境的站驛，如今又從這裏首途了一個人，滿身的疾苦；一座城，到處的傷痕，恐怕真的是別易見難了。

我曾叫送行的弟弟給我買一瓶子酒來，他買了酒，又給我帶了一包長春堂的避瘟散。我笑領了，說：

「這裏只剩了你一個人了，珍重啊，要再造起我們的新的家來，等着重新歡聚罷！」
同時又暗自的想：

季候又近炎夏了，去的雖不是瘴厲之地，但也沒有一處不是坎坷或隱埋着陷穽的所在。人間世上，不能脫出的，又還有什麼方劑可以避免了惟其是在人間世上才有的那種「瘟」氣呢？

車，緩緩的從車站裏開出了，漸漸地漸漸地看見了荒地，看見了土屋，看見了天壇……看見正陽門的城樓已經遠了；正陽門的城樓還在那兩根高高的無線電台邊慢慢的移轉着。

轉着，直到現在好像還在我的腦中轉着，可是我的弟弟呢，生活底與精神底墮落，着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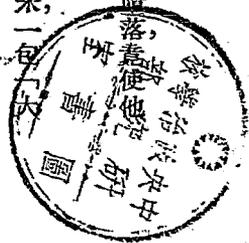
的音訊也像一塊石頭墮落在極深極深的大海裏去了！
哪裏是故鄉？什麼時候再得歡聚呢？到小店裏去，買一兩燒酒，三個銅板花生米，一包「前門」香煙來罷。

淒涼夜

大好的河山被敵人的鉄蹄踐踏着，被炮火轟擊着；有的已經改變了顏色，有的正用同胞們的屍骨去填壘溝壕，用血肉去塗搽沙場，去染紅流水……

所謂近代式的立體的戰爭，於是連我們的任何一塊的天空也成了災禍飛來的處所了。就在這個風聲鶴唳的時候，一列車的「三等」生靈，雖然並不曉得向何處去才能安頓自己，但也算僥倖的拾着一個逃亡的機會了。

軋軋的輪聲，當作了那些爲國難而犧牲的烈士們嗚咽罷！這嗚咽的聲音，使我們這些醉



生夢死的人們醒覺了。那為悲憤而流的淚，曾滲溢在我的眼眶裏；那為慚作而流的汗，也津津的把我的襯衣濕透了。

車向前進着，天漸漸黑暗起來了。偶然望到空間，已經全被烏雲蓋滿了，整個的天，彷彿就要沉落了下來，列車也好像要走進一條深深的隧道裏去。

是黑的一片！連天和地也分不出牠們的限界了。

是黑的一團！似乎把這一系列火車都膠着得不易動彈了。

不久，一道一道的閃光，像代表着一種最可怖的符號在遠遠的黑暗處發現了，極迅速的，只有一瞬的。這時我的什麼意識也沒有了，有一個意識，那便是天在迸裂着罷！

接着聽見轟轟的聲響，是車輪軋着軌道吧？是雷鳴吧？是大地怒吼了罷？

如一條倦憊了巨龍似的，列車終於在天津總站停住了。這時才聽見了窗外是一片殺殺的雨聲。

因為正在戒嚴的期間，沒有什麼上來的客人，也沒有什麼下去的客人。只有一排一排荷

槍的兵士，從站台這邊踱到那邊，又從那邊踱到這邊。槍上的刺刀，在車窗上來來往往的閃着一道白色的光芒。

整個的車站是寂靜的，殺殺的雨聲，彷彿把一切都已經征服了似的。車廂裏的每個人，也都像驚駭了過後，抽噎了過後，有的漸漸打着瞌睡了。

車儘死沉沉的停着不動，雨已經小了。差不多是夜分的時候，連氣笛也沒有響一下，車開了。

隔了很久很久，車上才有一兩個人低低說話了，聽不清楚說的什麼。現在究竟什麼時候，到了什麼地方，也沒有誰去提起。

自己也好像睡了，不知怎麼聽見誰說：

「到了楊柳青了。」

我猛省，我知道我已經離開我的鄉土更遠了。

這麼一個動聽的地名，不一會也就丟在背後去了。探首窗外，餘零的雨星，打着我的熱灼

灼的臉，望着天，望着地，都是黑茫茫的。

夜是怎麼這樣的淒涼啊！想到走過去的那些路程，那裏的夜，恐怕還更淒涼一些罷？
闔上車窗，讓楊柳青留在雨星子裏去了。

旅伴

一個苦力泡了一壺茶，讓前讓後，讓左讓右，笑咪咪的，最後才端起杯子來自己喝一口。再喝的時候，仍然是這樣的謙讓一回。

我不想喝他的茶，我看見他的神色，像已經得到一種慰藉似的了。

一個紳士，一個學生，乃至一個衣服穿得稍稍整齊的人罷，他泡一壺茶，他不讓旁人喝，自己也不像要喝的樣子，端坐着，表示着他與人無關。那壺茶，恐怕正是他給予車役的一種恩惠罷。

其實誰也不會去討他的茶喝，看見了他的神色，彷彿知道了人和人之間還有一條深深

的溝渠隔着呢。

一個衣服襤褸的鄉村女人，敞着懷，餵小孩子奶吃。奶是那樣的瀟瘦，身體恐怕沒有一點營養；我想那孩子吸着的一定是他母親的一點殘餘的血液，血液也是非常稀薄的。

女人的頭抬起來了，我看見了她的一付蒼黃的臉，眼睛是枯澀的，呆呆的望着從窗外飛過去的土丘和莽原……

汽笛響了，孩子從睡中醒了；同時這個作母親的也好像從什麼夢境裏醒覺了。把孩子抱了起來，讓他立在她的膝蓋上。

孩子的眼睛望着我，我的眼睛也望着孩子的。

「喂！叫大叔啊！」女人的眼睛也望了我和孩子。

孩子的臉，反轉過去望他的母親了。

「叫你叫大叔哩。」母親的臉，被笑扯動了。

孩子的腿，在他母親的膝蓋上不住歡躍着，神祕的看了我一眼，又把臉轉過去了。

「認生吧？」

「不；大叔跟你說話哩。」

笑着，一個大的，一個小的臉，偎在一起了。

車再停的時候，她們下去了。

在這麼短短的兩站之間，孩子的心中或許印着那麼一個「大叔」的影子；在這麼長長的一條旅途上，陌生人們的眼裏還依舊是陌生的人們罷。

紅酒

傍晚，車停在一個站裏等着錯車，過了一刻，另一列車來了。起初很快，慢慢地就停在對面了。

這邊的車窗正好對着那邊的車窗，但那邊車窗是被錦繡的幔子遮住一半。就在這一半的窗子之下，我看見了一個小小的檯子，檯子上放着一個黃綾罩子的宮燈，燈下映着明晃晃

的刀叉，胡椒鹽白瓶子，多邊的盤子……還有一個高脚杯子，杯子裏滿盛着紅色的酒液。

看見一隻毛茸茸的手把杯子舉了一下，紅色的杯子變成白色的了。

看見兩隻毛茸茸的手，割切着盤子裏面的魚和肉，一會兒盤子裏狼藉的只剩下碎骨和亂刺了。

看見高脚杯裏又紅滿了……

又是一隻毛茸茸的手伸出來了……

那邊的人，怕已醺醺然了，可是這隻毛茸茸的手，彷彿從我心裏攫奪了什麼東西去的，我的心，覺得有些痙攣起來。

——紅酒裏面，是不是浸着我們的一些血汗呢？

大地被壓軋着響了，對面的列車又開始前進了。

一九三四年作。

茶館

每個城市裏都有茶館，就是一個小小的村鎮罷，雜貨店儘可以闕如，而茶館差不多是必備的。一個地方的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蒼翠，恐怕除了到茶館去作巡禮之外，再也沒有別的適當的所在了。

在南京，大人先生們喫咖啡和紅茶的地方不算：聽女人唱曲子，又叫你看她的臉蛋兒又給你茶吃的地方也不在此數。我所說的就是在這條從古便有而且到如今還四遠馳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廟的左右，貢院的近邊，一座一座舊式的建築物，或樓，或台，或居，或閣，或園……都是有着斗大的字的招牌：有奇芳，有民衆，有得月，有六朝……這些老的，道地的帶着南京魂的茶館。

喝茶，並不是我所好的一件事，不過這些古雅的招牌，確曾給我一種誘惑和玄想；如果有

人對我說某茶館裏還留着一個當初朱洪武喝水用的粗大碗，或是某一個朝代御廚房裏的破抹布，我都會相信而神往，即使買一張門票進去看看也無不可的。不過這與喝茶是截然的兩回事，也許有一種考據癖的人，爲考據考據某一塊招牌的來歷，館主人的底細，竟走了進去泡一碗茶吃，那就不在此例了。

進茶館的人，起碼是要求一點自由自在的，像北京的茶館裏要貼上「莫談國事」的紅紙條子，那是一種限制，反過來說，也未必不是給人一種方便——國事者國是也，張三談它，李四論它，混淆聽聞，免不了捉將官裏去，便惹得大家麻煩了。這裏的茶館倒沒有「莫談國事」的限制，不過走進門來，却常常碰見八個字：

「本社清真，葷點不入。」

其實，上茶館的原無須談什麼國事；談國事的差不多是老爺，老爺們又無須上茶館了。上茶館的如果只要不用葷點，那麼在教的可以來，出家的也可以來了，大家都得着了方便。上面那八個大字，實際上恐怕還是以廣招徠的一種作用罷。

茶，從早賣到天黑爲止，客人總滿座，並且像川流般的一刻也不停息。上午九十點鐘和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茶館簡直成了蜂窩；那麼多的蜂子向裏頭鑽，又是那麼多的蜂子朝外邊擠。到了星期日便更熱鬧起來，如果用譬喻，就只好說蜂羣和蜂羣打起仗來，蜂窩的情形你再想想看罷。

在我的最無聊的日子中，我有時也作了一個無頭似的蜂子向外邊飛，嗅着了那有着雪茄煙和粉脂香的「高貴」的地方，連連打着嚏噴回來，撞着了窩一一般的地方，便把自己當作了他們的一員了。

聽見了噙喻……不絕的聲音以後，我不但覺得神情自由自在起來，而且立刻有些飄飄然了。坐定了，我看見壁上掛着兩塊橫額：

「竹爐湯沸」

「如聽瓶笙」

典故我懂得的極少，因爲茶館進了幾回，對於這兩塊橫額上的句子的意思和出處，彷彿

才漸漸領會了一點滋味。我拿蜂窩比茶館的情景，也許是太俗太傷雅了。

樓上喝的大約是「貢針」，每碗小洋七分。樓下的便宜一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茶葉稍次一點的緣故，或者故意地以一分小洋作成一個等級。我以為等級不等級的倒算不了一回事，怕上樓的人還不可以省一分錢，正如同近視眼的人去看影戲，你請他坐在後面他反不高興似的。

無論樓上或是樓下，茶房對於客人的待遇却是有着一種顯而易見的記號。不在乎的隨他，不懂得的也就根本無所謂了。

這是由我的觀察而來的，（我可沒有看過什麼「茶經」，我想茶經上也絕不會有這種記載或分類。）在同一個茶館，甚至於同一個茶桌上，我們可以找出三種不同的茶具：

- 一 紫色的宜與泥的壺泡茶，大紅蓋碗或小白杯子喝茶。
- 二 大紅蓋碗泡茶，大紅蓋碗喝茶。
- 三 大紅蓋碗泡茶，小白杯子喝茶。

這三種不同的茶具，大約是代表着三種不同性質的茶客。第一種是老而又熟，來得也早，差不多還是上午下午都到的主顧。第二種則不外是熟人，資格雖不見得比上邊的那種老，但在地面上或許都有些爲人所知的條件；當橫夫的頭目也罷，當便衣的候補偵探也罷，當鴨子店的老板也罷……因爲事忙，不常來，來時又遲，宜興壺分不到他的份上，於是把泡茶的大紅蓋碗給他當吃茶的杯子，不能不說恭而且敬了。第三種便是普通一般的茶客，爲喝茶而來，渴止而去。

除了第一種之外，其餘兩種的大紅蓋碗底下，都配着一個茶托子，這托子的用處并不專在托茶，它還附帶着一種帳目的標記，如果帳目已經付清，那麼它也就被拿走了。在這種約法之下，我想，倘使有人把這茶托子悄悄地帶走，白吃一次茶，叫他無證可據，倒是一件歹人的喜事哩。好在這種歹人或許並沒有，否則真是「防不勝防」了。不過把三種茶客比較起來，後兩種的信用，在茶房的眼中恐怕總不會比上第一種的：他們用宜興壺泡茶，而壺底下壓根兒也不曾有過一個什麼壺托子的。

雖然是茶館，但變像的也可以算作一個商場。喫的東西有乾絲，麵，舌頭形樣的燒餅，糖果，紙煙……用的東西有褲腰帶，毛刷子，捶背的皮球，孩子們的玩具……還有，那一隻一隻黝黑的手，伸到你的面前，不是賣的，你拿一個銅元放在那手的中心，它便微顫着縮回去了，你願意順着那隻手看到他的臉麼？你將看見了什麼呢？正是當着你的所謂「茶餘飯後」，那一道一道從枯癩了的眼睛裏放射出來的飢餓的光芒！你詛咒他麼？你也知道他在詛咒着誰麼？……有一次，有一個人問我要不要好貨，說着，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一個提箱，提箱裏又是幾個包來包去的包兒，結果拿出了一副一副的眼鏡子。

『你看，真水晶，平光，只賣十二塊錢一副，再公道沒有了。』

他看我不作聲，眼睛不住地丁着他，知道我的眼睛不像戴眼鏡的樣子，轉身又走了。眼鏡賣到茶館裏來，我感覺到上茶館彷彿是一件頗需明察的事了。

賣眼鏡的既有，還可惜沒有看見人來鑲牙。

此次賣印着女人們大腿的畫報特別多，賣耳挖的也特別多。

在茶館裏最好懂得當地人的話，留心一點旁人的舉止，對於自己也是有乖可學的。有一次一個隣坐的茶客嚕嚕嚕說：

「……太難了，鼻子怎麼也不能大似臉的；鼻子還能大似臉嗎？」

此後，我知道茶資七分，小帳頂多也過不去七分了。茶房歷來是貪多無厭，我心裏已經記住了這樣的俏皮話，將來足以對茶房如法泡製了。

好在我也不想喝他們的宜興壺或大紅蓋碗，我這個茶客是可有可無，算不上數；不過要真地把鼻子逼得像臉那麼大，甚至於比臉還大時，我想那宜興壺和紅蓋碗在茶房眼光中又是可有可無，算不上什麼了——他們自然而然地會把你標誌上第一二種的好主顧，把那紫泥壺和紅蓋碗端在你的面前了。

如果不走這條捷徑的話，我想等罷，那時候我將有着長白的鬚鬚，或者也可以給他們寫上一兩塊新鮮的橫額了？

談 狐

中國人把狡猾的狐狸當仙般的看待，其中大約是有相當的道理的，我常常思索着這件事。傳說裏的韓湘子，李鐵拐……是八位怪有本領的人物，所以就都成了仙，可是傳說裏的狐狸個個都是狐仙。

聊齋誌異這部書的一大半都是關於狐狸的故事，但總而言之是狐狸有那種本領：狐狸化身爲男性，便是胡公子，某少年；化身爲女性，就是某少婦，面目姣好，見者心傾，等等……他們的化身的結果是怎樣呢？十之八九是顯一些鬼聰明，或者就以「狎之」而了事。狐狸之所以被人愛慕被人稱之爲仙的道理是不是就在此呢？那麼也可以說狐狸的本領就是仙家的本領了；仙家的本領或多，但大部分卻是要有着狐狸樣兒的本領。

希望着成仙的人，一定是很多的，然而要叫一個人在體態方面去變成一個狐狸，那恐怕

誰也不屑爲而且也不能爲的，因此許多有鬼聰明的人便在他的心裏暗暗模擬着像狐狸那樣的工夫，久而久之他就可以得道了。

中國人歷來愛慕仙家，仙家又是那麼輕而易舉，我想，狐狸般的人才是越來越多了；狡猾者福矣，仙國爲其國也。

記得伊索寓言上有一段狐狸偷不着葡萄吃說葡萄酸的故事，這要是中國的狐狸，他一定說那葡萄不但是酸，而且臊，因爲他在偷不着葡萄的當兒，早已從遠處暗暗地撒上了一泡尿了。

一九三三，十月三日。

談蝙蝠

騎牆派這個名稱，我想大約不會含着什麼好的意思。東鄰和西鄰如果是一對勾心鬥角已經結成了的冤家，那麼從中或者可以占點便宜去，可是這便宜卻很有限，因為一條腿在這邊，一條腿在那邊，騎得工夫大了，自己也會覺得辛苦的。有人說騎牆派是應運而生的，吃這種辛苦才會吃到飯，這也許是吃飯哲學的一種。

和騎牆派一類的東西，人們常常管他叫蝙蝠。當初有那麼一個故事，地上的獸類開會了，蝙蝠去參加，問他的資格，他說他能地上走，像一個鼠；空中的禽類開會了，蝙蝠也去參加，問他的資格，他說他能空中飛，像一個雀。後來人家知道了蝙蝠是不像禽也不像獸的一種東西；禽也不要他，獸也不要他，蝙蝠於是就倒了霉。

其實，蝙蝠何辜？蝙蝠活該倒了霉。

在這裏，我並不想爲蝙蝠辯護；我因爲愛上了唐詩裏有一句「黃昏到寺蝙蝠飛」的句子，我也就愛上了蝙蝠。想到黃昏的時候，走到山裏的古寺，萬籟俱寂，到處蒼然，蝙蝠靜靜地飛着，這是多麼好的一幅寫情寫景的圖畫啊！

說到圖畫，又使我想起蝙蝠並不是怎麼倒霉的東西了，而且他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還是歷來受着崇高的地位的。嘗見人家的門口貼着一張畫着五個紅蝙蝠的畫，走進走出的人們看見五個蝙蝠，於是心裏便覺得非常吉祥，因爲那是代表着「五福迎門」了。

五個蝙蝠象徵了五種福氣，這道理我總有些弄不清楚。想來想去又想到前面那個故事上去，於是自己覺得恍然而悟了。當初說有福氣的人才能做官，（現在大約也是）做官的必有福氣，所以作官的人眼中，腦中，心中，都常常是裝着蝙蝠的影像。蝙蝠像越多，福氣就越多，官也就越作越多，越多作越大了。

我有時拿這個例子推演，我就想到不只是作官的要有「福氣」，做什麼的都似乎要有些「福氣」才會成功的。

話說到底，我大約都不免有牽強附會之譏的。譬如剛才我引的「黃昏到寺蝙蝠飛」的句子，原是出於韓愈的「山石」那首詩裏，我非常讚美他，可是這首詩到了末尾，他的「因思必烈森」又轉了，不信我寫出來讀讀看：

當流赤足踏澗石。

水聲激激風生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

豈必局促爲人羈？

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得至老不更歸？

真的，這位老先生的心裏是充滿了感慨的。關於蝙蝠，我不再想說什麼了，現在我就以此詩，作我這篇蝙蝠的「代跋」罷。

談鼠

幼年讀過一本無貓國的童話，已經忘記那裏面說的什麼。近來我到過幾個老鼠極爲猖獗的地方，我就格外追懷那本童話裏的故事而苦悶着；莫非我就住在這麼一個沒有貓的國度裏！

一天我經過一個熱鬧的市場，忽然聽見貓叫着，我驚奇地把它當作了空谷的足音。

一匹肥壯的梨花貓，裝在一個細長的竹籃裏，我看他的蹲立不是的身子，又估量着他這個和竹籃不成比重的體積與他狠狠的掙扎着的氣力，幾個瓣樣的軟爪，錯落的搭在籃的空隙，但是由每一個空隙中都可以露出他那一對炯炯的目光。

當我們眼睛碰到一起的時候，他又以沉着的調子叫了。

『兩塊半錢。』一個正賣蔬菜給旁人的販子，回過頭來告訴我這匹貓的價錢。

不會想到這是「生意」我連頭也不回的走開了。

最初我想，貓也可以像魚肉一樣的賣給人，許是一種風俗，一種習慣，是喫的？其次，有捕鼠的人，就沒有捕鼠的貓了。

其次，所以鼠多是有原因。

其次，所以貓更珍貴起來。

其次，所以產生了價值。

我走過了很長的一段路程，我想大概是，鼠有更猖獗下去的趨勢，但貓也不會因此滅亡。

不久以前我聽到另一個故事，現在我還可以把它記下來。

在一個宴會席上，一個新從××來的報人說：

「××這地方據統計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老鼠。當局雖然定有獎勵捕殺的辦法，可是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什麼效果。」

——那邊的貓一定五塊錢一匹了。我想。

「諸位有曉得老鼠是怎樣偷走雞蛋的嗎？」報人改了一個方向問。

在座的都震驚着××地方有這麼龐大的鼠的數目，似乎還沒有理會到更新奇的鼠盜的技巧問題。

我彷彿在兒童畫報上看見過這種動態的摩繪，但不敢置信，也不願自居先知者說出該氣的話。停了一息，還是這位報人宣佈了。

「你們萬也不會相信的：確實有人親眼看到一個老鼠先用四條腿把蛋抱住，慢慢地躺下，再由一個老鼠銜着他的尾巴就拖走了。」

「有這樣的事！」我禁不住和大家這麼問。

報人捏着一隻筷子說，「那些老鼠最小的也有這麼長，還不算尾巴。」

有人不耐煩的問起那邊的貓。

「瘦弱的不是老鼠的個子，肥頭胖腦的是搖搖擺擺的滿沒有聽提。」這答話並不算不

着邊際。

現今我有了這麼一種推想，那些買魚肉的人或許正是去喂養那些兩塊半錢一匹的貓，剩些菜飯，留一兩個雞蛋給老鼠吃吃耍耍，倒也寬容量大。

平安的日子裏沒有搏鬥，這便是平安的機構。

黑死病蔓延起來的時候，立在一條陣線上的將有多量的鼠，肥壯的貓，和厚德的人們。

跣足的人

跣足的人，肩上有着重担，足下踏着石子磷磷的路。不躑躅，不喘吁，三步倒有兩聲吆喊，是「力」的節奏，是「生」的高歌。

血汗

用廢膠輪改製的鞋片，洞穿了，便再打上一個補綻，這並不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一個作爲肉的馬達的勞動者，他一生的血汗，也就是馬達裏面所需要的柴油和軋士林了。

新車

就是一九九九年式最新的汽車，恐怕和兩千年前的棺材樣子也差不很多的。把行屍走肉來諷刺世上無用的廢人，古已有之。可是現今坐在機子裏飛東到西，躺在棺材裏也能橫衝直撞的事，這不能不說是以前所無的。

廢人被諷刺的語句是落了伍，而廢人在享受上實際是得着長足的進展了。

招牌

街西邊一家膏藥店的招牌「高黏除」，臨街的窗子上寫着：「本號只此一家，並無子孫在外。」可是街東邊就有一家膏藥店，他的招牌叫「老黏除」，臨街的窗子上沒有什麼字。

這沒有字的廣告，我以爲是勝過了那有字的了。

記得上海賣醬肉的陸稿薦，北平賣剪刀的王麻子，雖然同在一條街上有七八家，可是他們每個招牌上都加着「真正」兩個字。叫顧主都相信他們是真正的，那或許不可能，反之，因爲都是「真正」却懷疑着他們都是虛僞的了。

假如招牌廣告不帶着揚己貶人的性質，那便失掉了他的作用；但街西邊那家膏藥店的
老闆本來也是想取巧的，結果反罵了自己。

不過，這年頭的傻子畢竟少多了，招牌廣告其實都是多餘，能夠魚目混珠便得了。

哀——賀——

傍晚的時候，聽見巷裏有很多人的沉重的脚步聲，並且一起的喊着：哀——賀——哀——賀——
像是抬着什麼笨重的東西。

——不知那里又死了人。妻說。

——怎麼？

——抬棺材的。

我常常想，死是一件超脫了的事，可是要睡在那麼一個笨重的棺材裏，却覺得多事了。耐
不住地便囑咐着妻：

——我死了可不要張羅棺材，裸葬頂好。

聽着哀——賀——哀——賀——的聲音去遠了，妻並沒有說什麼。

——抬煤的，挑糞的，走起路來都是喊着哀——賀——人死了想必也是一筆貨。

——不，剛纔那是抬的空的棺材。

後來在街上遇着出殯的，注意到那扛夫沉默地並不喊着什麼。棺是夠重的，裏面還加了

一個人……

死，是相當的有它本身的嚴肅罷？不過我想，就是那麼喊着也好；他們喊的是「哀」，同時接着的便是「賀」，一個人的兩面意義都好像有了。

春天的消逝

一

襁褓，搖籃，牀，「席夢思」的牀……人長着，物換着。

哭着，笑着，唱着，跳着，鑽營着，馳騁着……寶貝——公子——偉人——偉人常常壽終正寢在他「席夢思」的牀上。

二

人長着，物換着，今天耕田，拿起鋤頭；明天作工，拿起斧頭……

青青的土地，滴滴的汗粒。漆黑的工廠，油般的血，血量的油，推動了，生產了，消耗着勞動者的力。

米穀並不值錢，地皮却越括越光了。血汗也沒有用處，兜攬着，拍賣着，犧牲着……有數不

清的人們是落荒地完全找不着他們的下場。

三

一年四季都是春天，春天的名子將從此消逝了。三百六十天的炎夏或隆冬，沒有春天啊，春天的名子將從此消逝了。

整個的世紀是不景氣的，消逝了的是整個世紀裏的春天罷？

四

睡在「席夢思」床上想着金錢，女人，榮譽的偉人，惆悵着，春天的消逝啊！

躺在草上望着空空的天，漠漠的地，從娘胎裏什麼也沒有帶了來，現在還是什麼也沒有
的徒着手。

手上有的是胼胝，可是充不了肚裏的飢餓。

開着花却沒有果！

春天消逝了罷！時代在需要着風狂和雨暴！

五

昨天我看見兩個騎着戰馬在大街上奔馳的丘八，不帶鞭，不掛槍，脇間挾滿了盛開的桃花。今天出門，迎面便逢着一個玩弄着柳枝的婦人。

丘八的花，不知贈與何人；婦人的柳枝，想必有所繫而折也。

真的春天是這樣地消逝了罷？

六

Calendar 我常是幾天一撕的，今年的 *Passion* 不經意地又已經到字紙簍子裏去了。

耶穌，基督在春天裏受難，在春天裏復活。

春天是與「上帝」同在麼阿門。

「春天的消逝，」怕又是一個無神論者了。

這裡的家

在北國，一個破落了下去的家，怕等不到我的再度歸去，便已經轉換了旁人的姓氏。家，漸埋漸深地埋在了我的記憶裏。

一個家，遠遠地建築在我的過往的希望裏，希望早已經死去，也不會留下一片可以屬於我的文契。

家，剩了碎磚瓦礫，零散地鋪蓋着我的荒蕪了的心地。

如今，我用了我的手；我的僅有的血力；在我的殘餘的生命途際，把一個家室安在這裡。家，畢竟現實地放在我的眼前了；可是，我望着他，他只是木架土砌，一個空空洞洞的體積。

這里，有高高的白牆，他圈隔着天和地。

這里，有重重的門，釘釘的，漆黑的，像一個古代的廟宇，像一個人間的牢獄。

這里，有壯壯的柱樑，掛滿了灰塵，像一座幽靈的殿堂。

這里，有的是慘慘的陰光，映照着我的幻想。有的是森森的鬼氣，供給我這渺小人的呼吸。

在這里，於是沒有天和地；在這里，我是人家放生而來的犬鷄……從森森的鬼氣裏我好
像聽見什麼幽靈的呻吟和歎息，從慘淡的光芒裏我似乎看見了壁上印着許許多多血跡，那
都是帶着我的十個指紋的血跡。

我一點也不相信，現實了的家就在這里！

家麼！讓他破落，讓他倒壞，讓他永遠地死去。我只願寄足於四海。

夜裏的鐘聲

白晝，我睜着我的眼睛，張着我的耳朵；但在白晝我也常常是一個 Dreamer。喜歡靜思着，冥想着，沉默着，然而四圍聒雜的聲音總是打斷了我。

我睜着眼，沒有看見什麼；我張着耳，沒有聽見什麼；在沉默裏，我竟也想不到什麼。空虛啊！這枉爲了的白晝的夢者！

黑夜，我也睜着眼，張着耳，我奇怪我爲什麼在這漆黑黑的夜裏也得不着自己的夢寐；執着筆，伏着案，凝着神，好像我就要變成一個木鷄，一個石做的人；然而在這個時候，我却明明地看見油燈裏的一個雪白的燈芯，清楚地聽見了那鄰院裏的鐘聲。

筆是乾了；案被伏熱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在繼續地凝着神，彷彿自己已經呆癡，永遠地望着放在燈下的一張白紙。不知怎麼，我看見了白紙上有殷紅的血迹，有骷髏的堆積，並且還有；我聽見了的，什麼幽靈發出的嘆息。

油乾了燈會熄的；絃絕了擺會停的。而我不知道油到什麼時候才竭，絃到什麼時候才絕。讓還有絃力的鐘聲，一下一下狠狠地敲着我的靈魂；讓還在燃燒着的燈芯！只要沒有枯乾，就照着我，做我的一個孤寂的伙伴。

放在燈下的一張紙，依舊是白的。

「夜」却已經悄悄地穿過了鐘聲，白了，因爲他走完了他的路程。

我的生命的滴滴啊，你這一下冬……兩下冬……冬……四下五下增多起來的鐘聲，不是也要趕我走盡了「人」的路程？

夢海

夜靜的時候，我反常常地不能睡眠。枯澀的眼睛，睜着疼，閉着也疼，橫豎睜着閉着都是一樣的在黑暗裏。我不要再看見什麼了，光明曾經傷害了我的眼睛，並且暴露了我的一切的惡劣的行跡。

白晝，我的心情煩躁，比誰都不能安甯，爲了一點小事故，我冒罵，我咆哮，有時甚或摔過一個茶盃，接着又去攪碎兩隻玻璃杯子。我漲紅了臉，喘着氣。我不管鄰人是否在隔壁訕笑，直等發作完了，心裏才稍稍覺得有點平息。

說不出什麼是對象，一無長物的我，只伴着一個和我患着同樣痼疾的妻。她也是沒有一點比我更幸福的運命。操勞着，受難着，用着殘餘的氣力去掙扎。雖然早晨吃粥晚上吃粥，但難於得來的還就是作粥所需要的米。

我咆哮的時候是沒有理由，然而妻在一邊陰自啜泣，不知怎麼又引起了我最暴虐的詛咒。追求光明的人，才原是有光明的人。

現在，黑夜到來了，鄰人的鼾聲，像牛吼一般的從隔壁傳來，它示着威使我從心底發着火一般的妬忌，可是無可奈何地祇有自己在床上輾轉，輕輕地，又唯恐擾醒了身旁的妻。

——一個可憐的女人！我彷彿在心裏暗念着她的名子，安息的時候你是安息了。忘掉了一切的事罷，生活在黑暗裏的人們也就不知道什麼叫黑暗了。

不時地，妻忽然夢噤了。模模糊糊地說着斷續的句子，帶着她苦心的自白和傷怨的調子，每一個字音，像都是對我有一種絕大的刺戟。

我凝神地傾着耳，我一個字也不能辯地自己懺悔了，虔誠地懺悔了。

「夢噤是她的心靈的話語，她不知道的她的長期沉鬱着的心靈是在黑暗中和我對話了。

「醒醒！醒醒！」被妻喚醒過來，我還聽見自己哭泣的餘音。我摸一摸潮溼了的臉，我沒有

說什麼。

因為妻也沒有問什麼，倒使我非常難堪了。她不知道她的夢囈會使我的心靈懺悔，但她的。也不知道白晝以丑角的身份出現於人間舞台而黑夜作婦人的啜泣的人又是怎麼一回事

紅 茶

獻給朋友羅

隔了一年多，在一個傍晚，我又從車上穿過了那有鐵道通行的一座高坡。隱在林間的人家，都從點點燈火中告訴我別來是無恙的。朋友，記得你信上告訴我你有一個天殤的幼子，不久以前曾叢葬在這坡底，但我不知道究在那裏。就是白日，到處是萋萋的草，怕也難得找到那幼小者的墓——那裏埋葬着一顆爲父親的心。

到了你的家，我又看見一個嬰兒抱在乳母的懷裏。他是新生的，那死去的那幼小者的一個弟弟。朋友，我沒有問你什麼，我看見了你的沉寂的臉，我好像已經尋到了你那顆更衰老了一些的心。一個，兩個……他已經作了好幾個孩子的父親。

你那個還不滿五歲的梅，這次他看見了我兩手空空的來，可是他并不把我當作一個生

客看待。在所有的幼小者的心靈裏，沒有陰影，也沒有幻滅。有本能的哭與笑，可是沒有理性上的歡悅和悲哀。他們記憶中的和看見的東西都是在他們世界裏永遠地存在。

「你不叫×伯伯麼？當初常常給你糖菓喫的。」

他不叫，但我知道他記得我，并且他道他還記得他那個小小的妹妹。可是「到那裏去了？」他卻不能明白。

——她還會回來的，在幼小者的心靈裏是沒有幻滅；在大人的心裏可就永遠投上了一個「她死了」的暗影。難得磨蝕的悲哀。

別後，記得你在信上還說過，「我的生活再也不要奔波！我需要的是平和。」是的。平和，我們的生活都是需要平和！現在，我坐在你的平和的家裏，我們喫着熱騰騰的紅茶，你一杯我一杯，雖不會怎樣傾敘，可是彼此都彷彿見透了膺懷。

這茶，和這周遭的一切，都是不易地由你辛辛苦苦掙來的，然而，我不要去想那些。我想說，一切的一切許都是主給我們的！我們的所有。那或者也都是主的所宰。那麼我想勸你，不但

你，所有的人，有什麼是值得在心裏戚戚的呢？

茶，喫到第二杯了，色是愈紅，味是愈濃了。可是茶到涼時壺到乾時，就不能不添上一點水！色淺了，味淡了，但終究也還是茶。這不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的過程麼？朋友，說到人生，你能告訴我在他的過程中有什麼是離開自然而不必然的呢？

最近，聽說又添了一個孩子叫你父親。和你一樣操勞并且比你更受折磨的那個做了許多孩兒的母親，她困憊地躺在床上，她的呻吟恐怕比你更多幾聲嘆息，但同時，你這爲人子的，又應當怎樣能使你的兩親臉上添些笑紋呢？歡愉啊！唱兒歌啊！負着這生的担子，不知道也不管地到無論什麼地方！

回不到孩時的心靈，却要丟棄了大人心裏的暗影，當你意識到茶的濃淡，難道你已經忘記了他的一個自然的必然的過程？

等候着，在搖籃的旁邊，讓我們大家吃着喜菓，湯餅，再高舉起滿注着熱騰騰的紅茶的杯。

鳳子進城

才是黃昏的時刻，因為房子深邃，已經顯得非常黑暗了。對面立着一個小女孩子，看不清她的相貌，只覺得她的身材比八仙桌子高不了許多。

嫌房子黑，也想看一看這個小人。

『會擦洋燈罩子嗎？』我指了一指那盞放在桌子當中的美孚行的紅洋油燈。
遲疑，沒有回答。

連自己想着也怕麻煩，便劃了一根火柴把它點着了。
驟然的光亮，使她的眼睛感着一種苦澀的刺激似的。

『我們鄉里下不點燈，天黑了就上床睡覺了。』邊說着邊不停地眨着眼。話的聲調很清楚，樣子是伶俐的。

看見她有一張薄薄的嘴，扁扁的鼻子，細小的眼睛，一根黃黃的短辮子，拖着的是一付灰白的臉。

想到剛才介紹人說的她的年齡，不大相信起來了。

「看你只有十一二歲，別瞞人。」

「十六，真的是十六，我屬羊子的。」

「屬羊子的十六——」

她急忙點着頭，自己接連着說：

「我大姐二十四，我二哥十九，我小哥十八，我十六，小毛子十四，小丫頭十一，春子——」

「春子九歲……」

知道她也許真的是十六歲了，想——鄉村裏的孩子是這樣地長大不起來啊！一羣一羣沒有營養的小孩子的面龐，無數隻的瘦小的手，像是在眼前陳列了起來，伸舉起來了。

「春子是頂小的了。」想止住了他的話，免得她再計算再背。

她搖了一搖頭，隨着搬起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說：

「還有兩個，一個吃着奶，一個才會走。」

「你們家裏的人可真不少了。」

「還送掉兩個給人哩。小毛子給人家做養媳，他們家裏窮，也在家裏。」

「對了，還沒有問你叫什麼名子哩。」

「我叫鳳子。」

聽到這個好名子，却想到了許多不幸的小孩子們的名子了。她們叫金寶，她們叫銀子，她們叫小喜子，叫小紅兒……可是她們是貧賤的，襤褸的，飢餓的，她們毫無生氣的在茅草棚裏，在土坯洞裏活着，像沒有在地上映過一個影子似的那麼寂寞，那麼短促地又離散了又死亡了。不知怎麼，這個初進城的鳳子，帶來了一種時代的憂鬱的氛氣，彷彿把這一間房子罩得更陰沉一些似的了。

晚飯的時候，讓鳳子也坐在一旁吃。撥了一碟醃菜，和空了一半的鹹蛋。她吃得不住口，說也不住口：

「我們鄉里下的菜可沒有這多油，一酒杯要炒一大鍋。蛋是誰也捨不得吃，兩個半銅板一個，拿去換鹽換米，他們一販到城裏就賣六七個銅板了。我們有七隻鴨，天天放到河裏，有了歹人，偷一隻，偷一隻，後來都偷光了。」放下了碗筷，拿手比着勢子，說挺肥挺大的。她爹也想出來了，鄉下的日子過不了。

問她爹會作什麼，鳳子說頂有力氣，會燒大鍋的飯……

「我進城來爹爹送了我，很遠很遠，他說他長了這麼大還沒有進過城，倒是我能來了。他又回去了……真的，他頂有力氣，他會燒大鍋的飯。」

她停頓着，像在探試着她的推薦有沒有效果似的。

誰能告訴她的爹的力氣有什麼用處呢？城裏頭就是有千萬個燒大鍋飯的地方飢餓的鄉裏人怕也只是徒然望着他家裏的那個張着大嘴的空大鍋嘆息罷？

吃罷飯，鳳子到老虎灶沖水去了，去了很久，她的介紹人又來了。笑着，是一個狡猾的有錢的傢伙。他把鳳子帶走了。

後院的陳媽說剛纔老虎灶上有人拖鳳子的辮子，摸她的臉。

『外邊儘是歹人！』是她的結語。

鳳子進城了，怕又到了城的另一隅了。城像一個張着口的大鍋，恐怕不用油，也能炒熟了許多許多東西的罷。

寶 貝

天旱得一粒收成也沒有，到頭來連稻草都賣不上價錢。冬天來了，不幸的家裏又被一場大火燒得精光。

她頭上纏着的一條青布，像是惟一剩留下來的東西了。她呆呆地坐在她原先幫過工的主人家裏，聽着難得的，其實也是毫無用處的同情和喟嘆的話。

「你來得正好，我們這里反正是要用人的，那個×媽作得好好的又走了。你安心來在這里罷。」

「噫，那好極了。噫！我想，我想明年春天……」

「明年春天你就要回去？」

「噫！鄉裏還有幾畝桑田，我想——」

主人的面孔頓時有些呆板起來，不說什麼了。

『明年春天我要回去養一季寶貝，好在就是四十天的工夫。』

『噢，你還會養蠶，那該撈到不少洋錢的。』

『寶貝這種東西，全是靠菩薩保佑啊！』

『噢？——蠶這種東西聽說是有一股仙氣的。』

『寶貝麼，養寶貝的人家全靠菩薩呀！要有好心，要乾淨，要不住口地誇寶貝好……日夜的連大聲說話大口喘氣都不成。』

『那倒是勞神哩，真要有這份耐性。』

『今年的寶貝就沒有養好，白白的費了一場心血。』

『是嗎？嘖嘖……蠶這種古怪東西。』

『養着寶貝頂忌諱外邊的人來，看見寶貝好，他們就做咒魔了。』

『那怎麼呢？』

「忌諱大得很。」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很低，只能聽到這麼幾個字：

「譬如女人家身上不……」

「有這麼些講究？」太太的聲音也細下來了。

「可不是麼，寶貝養得好的人家，滿房子有着一股一股清香的氣味，將來作起繭子來雪白雪白的。養得不好的一片腥氣，結的繭子也不乾淨，帶着暗紅色。」

太太微笑了，像也得到了一些見識。想起了她們有親戚開過絲行，從來却沒有聽到過這些事。於是裝了些懂得的樣子說：

「我們三舅爺當初開絲行，光是大鍋就有幾十個，柴架得像山似的那麼燒。」

「啊！那得有大資本，一轉手就幾百幾千的。」

「現在開着也不成了。這是什麼年頭呀！」

「唉，當初一担賣過七八十塊，現在連三十塊都賣不上了。我們今年總共才賣了二十幾塊，還有幾担桑葉的錢在裏面。」

太太記起報上說過的「改良種」，問着她好壞。

「噫，改良種也是不成。現在這份年月，外邊都是一些活菩薩，寶貝是靠着有買的才能有起色哩。」

「改良種」這個名稱在太太心裏轉着，可是在這女工的嘴上還不能替換着不說她的「寶貝。」

「噫，等到明年春天，還是回去養一季寶貝，無論如何，好不好都死不了這種指望。」

嬰

嬰兒的哭聲，婦人的哭聲，諦聽着風聲裏還夾着急切的雨點擊打着枯葉的音響。窗外漆黯，夜才是一個開始，四圍異常的冷落，季候也才是冬天的一個開始。

嬰兒哭了一刻便停止了，風聲和雨聲也似乎在間歇着，惟有婦人的哭聲不會住。

此刻，滲穿着一切的是這個婦人的哭聲。夜，淹沒不了什麼，這綿綿的音波，却攪和着使夜的顏色更加濃厚了。冷落的四圍，彷彿溢進了一圈一圈凜肅的氣氛。

不知怎麼我握緊了拳頭，想一下搗破了這個夜！

明天，我問着鄰人：

——一個嬰兒的死亡嗎？——

——不。嬰兒是×機空襲那天，在大轟炸的時候出生的。就在那巷口的露天底下，大人驚



駭不知所以地生了這個孩子。

——哭的……

——傷痛了大人的心。

夜晚，這個不幸的婦人的哭聲又傳過來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母親以她的哭聲給孩子們當作兒歌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個母親以她的眼淚洗着她自己的傷痕，並且津溼了孩子們身上的襁褓，像清露似的潤澤着嫩草的根。願望着一個一個的黑夜過去，一個一個的隆冬過去，孩子們離開了襁褓，離開了搖床，站立起來。

母親！兒子是同×人的爆彈一起落生，兒子是在父親的血泊裏長成。即使大地上埋滿了我們戰死的兄弟，從白骨中還會生出一個復仇人！



廢墟上

不久以前敵人飛來過，不久以後又飛去了。在短短的時刻之間，憑空給這個不大的城市裏留下了一大片頗爲廣闊的災區。

幾面粉白的殘壁，近的遠的，像低沉的雲朵遮住眼界。焦黑的椽柱，枅槿交錯着，折毀的電桿，還把它帶着磁瓶的肩背傾垂着，兀自孤立的危牆，彷彿是這片災區裏的惟一的表率者。看不出一點巷里的痕跡，也想不出有多少家屋會比櫛爲鄰地占着這塊廣闊的地方。

踏着瓦礫，我知道在踏着比這瓦礫更多的更破碎的人們的心。

一匹狗，默然地伏在瓦礫上，從瓦礫的縫隙，依稀露着被燒燬了的門檻的木塊。

狗伏着，他的鼻端緊靠着地。他嗅着它，或是嗅着他所熟嗅的氣息，或是嗅着還有一種別



在人類求生存意念以上，我想還有一種什麼素質存在着，這素質並沒有它的形骸，而僅只是一種脈脈的氣息，它使有血有肉的東西溫暖起來，它使每一個生物對另一個生物一呼一吸地相關繫着；如同一道溫溫的交流，如同春夕裏從到處吹拂來的陣陣的微風。

有血肉的生物，那怕是一匹獸……都是在這種氣息裏受着薰陶的。

我相信，這匹狗便在嗅着它，嗅着這求生存意念之上的一種氣息。

心靈被蹂躪了的，被凌辱了的，家產被摧毀了的，被燒殘了的鄰人們，回返到這廢墟上來，廢墟爲我們保藏着一種更濃的更可珍愛的氣息。

去親每一片瓦礫，去吻這一匹狗！

讓「皇軍」繼續來「征服」來「殲滅」罷，徒然的，這種氣息是永也不會喪亡！儘先地，我將向着這些心靈接近的鄰人們，和這一匹狗，俯着首，把膝蓋屈了下去。

旅黔初記

我來到這麼一個名字叫「貴」的省份，時間很短，還沒有知道這裏究竟以什麼而貴，或者一直可以貴下去。翻到一本小字彙上的「黔」字，注着除了當黑色的解釋之外，就是這個省份的別稱。但我仍舊不能明白貴與黑色到底有什麼關係。有一次我會大膽的請教過一個本省人，他的回答頗使我驚異，並且使我對於他的率直的態度起了無限的敬佩。

他說，「貴州——原是鬼方。」

我的閱歷淺，又不肯多讀書，所以對於我們自己的這個地大物博的國家版圖，也不能瞭若指掌，多少有些茫然興嘆。史地的書籍上記載着歷代盛衰的事蹟，和疆土的範圍。一串炫赫的武功，令人懷想着那廣大的邊陲，所謂邊陲，就不免引起了遙遠的，荒涼的，無人烟的景象來了。

記得這裏最初給我的一個印象，是由於唐朝的柳宗元先生；不過我認爲那是無稽的，他有一篇文章，起首的兩句是：

『黔無驢，有好事者，載以舟往……』

這匹外來的驢子，初初頗有一些鋒頭，居然嚇退了山中的老虎，因爲只是會踢會喊到底還不夠，結果仍是被老虎吃掉。這篇文章的內容，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以後留下了一個典故常常被人套用着：黔驢技窮。

柳先生所寫的好事者，也許就是世上好事者中間之一，不過驢子究竟是驢子，牠能負重，高起與來牠要喊叫幾聲，表示抵抗牠會踢上幾踢，牠的性天生如此，而且天下的驢子也莫不如此。倘如撇棄了牠的負重的能力不問，偏偏拿牠踢喊的作用打趣，那就很難禁止人們不說不吹毛求疵的話了。

貴州也許沒有驢子，也許根本沒有人用船把驢子運來過；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回事。柳宗元寫了這篇文章，從這篇文章看起來，他倒好像是一個好事者了。

所以，我爲鹽子冤枉，尤其爲不提牠的負重的能力不平！同時我也爲了貴州這個地方最初所給我的印象而抱屈來。

因爲黔之鹽的作者，我特意去讀韓愈先生給他作的墓誌銘，蓋棺論定，當然可靠。其中有一段我想引來：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無恨……」

當初的播州，就是現今貴州境內的遵義縣治，柳宗元先生爲了對於朋友的純摯的節義感，甯願將自己較好的所在，去替換那個荒蕪的地方，像這種「好事者」的風度，却不能不使人肅然起敬了。

姑不論黔地有否外來的鹽子的故事，我想，柳宗元先生至少也會嚮往過貴州；雖然貴州在當初是他認爲的，也是他爲別人設想到的一個不是可以住留的地方。

以後到了明朝，王陽明先生被謫爲龍場驛丞的時候，我想這個地方大概還不會叫做貴州。讀到他的瘞旅文，誰也會想到這裏是怎樣淒涼而荒漠的！

王陽明先生在蜈蚣坡下掘了三個坎，把那三個過路者的屍骨瘞埋了，他唱了一個挽歌：

「……道傍之家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雖然是安慰着死者，其實也是在哀悼他自己。他說得很明白：「吾：猶彼也。」「爾旣已無知，然吾何以爲心乎！」

唐明，距離現在已經是很久遠的了，我並不一定抓牢這些死去的印記不放，不停的時代之流，常常沖淡了一些舊的東西，又常常映現出一些新的東西。

不是爲五斗米，不是爲餐風飲露，也不想和麋鹿作朋友或是跟猴子同住，更沒有作厲的可能；失掉了家鄉，失掉了歸依，隨着一批一批不願意作順民，不願意作奴隸的人們，跋涉了不知多少被××蹂躪過的土地；悵鬱的山川，我踏進了今日的貴州的省境。

懷着忿怒與仇恨，算是脫出了×人的毒爪；然而更羞慚的是背棄了父母祖宗的陵丘於不顧！噙着眼淚，也不忍說一聲『多中土之流離！』

三戶可以亡秦！何況我們的國土還留着不只一個堪察加！

我不再返顧的向前瞻望了。

省界處立着一座紀念碑，同伴們首先指告着我：在那上面刻着從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爲開路而殉身的職工計若干名，那一段路，正是我們剛才所經由而來的。

所有的我們的光榮前代的姓氏，誰能不低首默認；應該都是屬於那些付出了血汗與生命而犧牲的人們的！

我不得不回了一次頭，用我的眼睛正視着牠，投着我的敬禮。

越過了省界的車，開始顛擺起來了。

像無數海浪似的山，湧滿了整個的大陸。馬達不停的吼着，車輪不時的跳着，一個好像怨訴着牠的艱辛。一個彷彿在向着誰負氣。

高原上真是地無三尺平麼？

看不見日影，蒼茫中在一個山城附近的旅店裏歇下了。氣候異常寒冷，新逢遇的人們，幾乎都用一條長長的布帶包纏着頭。

從小窗向外望，所有的山，全被雲帶圍繞着，只露出一兩個小小的峯頂。我想山也是爲寒冷而畏縮着。

第二天黎明，旅店裏沒有一點動靜，我好像等候着什麼似的睜着眼。

——不要早起了，睡罷，今天路滑不能走。

司機生挨戶傳着話，把我的等候揭破了。

窗外的山峯一個也不見了，無邊的雲霧，給高原蒙上一件氈衾。

沒有雨絲，也沒有雨聲，偶爾聽見門外傳過來的嚓嚓的脚步聲響，想到路上已經淤了多
少瀘泥了。

第三天仍是陰霾的，我們買了頂粗的繩索和草墊，準備克服瀘泥，繼續向山嶺那邊的山

嶺深進。

馬達不改牠的怒吼，車輪不改它的跳躍，人却是愈加振奮的在憧憬着即將到達的新地。甯靜的省會，在晚間八點鐘便彷彿已經就寢了。下了車，我一直去訪問一個先來的友人，生疎的道路雖然使我異常謹慎，但仍舊成了一個夢行者似的在黑暗裏摸索着，在忽高忽低的小巷裏跌跌衝衝的不知怎麼才能邁開自己的步子。

『什麼人！什麼人！站住！』

突然聽見這種粗橫的聲音對我而來，簡直莫名其妙。

由他們手裏的燈光，照出了他們一張一張黑瘦的面龐，我曉得大約是屬於巡查者之流。

『我是才到這裏來找人的。』我的回答表明着我想入境問俗的意思。

『什麼人！』巡查者大概把我當作了一頭小毛驢子，再問的是指着我所要找的那個人。

『是×××的一個××長。』

『噢——』

我生怕會被吃掉，我隨着那尾音又文縷縷的說：

『請原諒，我是初到這裏的。』

『哼，當心點！黑夜裏不准亂走。』

對話完結，我繼續摸索。

——好個八點鐘的黑夜！這是多麼森嚴多麼可怕的黑夜！我記得我心裏湧出這樣的句子——第一次把這樣的句子寫在我應該詛咒的事情裏去。

對於黔之夜，我害怕夢寐也都難安了。

幸喜早晨醒來，漸漸的把昨天那個黔色的夜景忘在一邊了。漫天的大霧，使我欣欣然的以爲這就是朝氣的前趨。

只是計算了一下，我在這四天之內，還始終沒有看見一綫的陽光。

一個同伴說得巧：『又不是下雨，地上總像水磨年糕那麼滑，索性下大些也好，雨點彷彿在空中磨了又磨，用細篩子篩過了才肯慢慢地撒下來。』

難怪的他不知道這裏是天無三日晴罷。

在這一天裏，我不敢再去摸索了，我會向一個長者問路。我很恭敬，長者却非常鎮定，我要去的路名說得非常清白，長者却將他的腦袋搖個不住，我無可奈何的只好求助於街旁的車夫，於是長者這時才給了我指示：

『頂好，你坐了車，他就可以把你拉去。』

我所恭敬的長者，畢竟是比我見識的多。

連灣也沒有拐過一個以上，車停住說到了。車夫接受了我認為不算公平的代價，却好的他並不再爭執。

沒有什麼要公的來到此地，我的頭腦還能鎮定了下來，想了一想這些新穎的逢遇。

倘如因爲「腰無三分銀」的原故，才使得「人無三分情」確是一件可哀憐的事；倘如因爲人無三分情而使得腰無三分銀，這就是一個頗值思考的問題了。

但我還不能夠清楚牠們的因果到底是依着怎麼樣的一種規律。

我所聽到的四句諺語

天無三日晴

地無三尺平

人無三分情

屢無三分銀

莫非就是說明了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與經濟情況的摘要麼？我不願意相信這四句諺語雖然有了片片的客觀事實記在這裏，我所相信的只有一個字——也許太主觀了——確定了或轉移了一切的是「力」！沒有這個「力」字，我恐怕那四句諺語裏的四個「三」字還會慢慢縮減了下去的。

最近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回到他這個別了二十年的故鄉，對着熱烈歡迎他的人們說：「貴州年來是進步了，但還不夠；譬如別省的人一分鐘可以砌三塊磚，貴州人三分鐘才砌一塊磚……」

我想這個有名望的人對於他的故鄉的愛，和我們對於這個抗戰根據地所抱的希望，是
具有着同樣的熱忱的。

記得前幾年陳衡哲女士給某一省開過一張急診的藥方：『太陽燈若干盞，魚肝油多少
加侖……』多少引起了不良的反應，我是一個久病的人，我並不信「醫者意也」的那種玄
乎其玄的話。我得不死，全憑了我能堅定把持着一股求生的力，與任何事物相頡頏的力——
是人的力，心的力。

今日的和明日的貴州，需要更多的力，需要發揮起來每一個人的力。

我以為無需甘草，驢背為引，倒是不可缺少的。

遙想着界上的紀念碑；默念着柳先生，王先生，我應當擱下筆，虔誠的為那些開路者，好事
者，致着我的敬禮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文季叢書之七

廢墟集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

初版

著者

繆崇羣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定價國幣三角五分

82
2/1/2011



3C
36
)